

新民晚报 | 民间收藏



■ 蒋泽人制枇杷壶

忆姑妈蒋蓉

◆ 蒋泽人

我很有幸生于制壶世家，祖辈都以制壶为生，从小就看着大人用彩土制作成一把把美丽的紫砂壶，说起宜兴紫砂花器，不得不提起我们蒋家，特别是我姑妈蒋蓉用自己的双手，将五色彩土塑成盛开的牡丹、荷花和结成果实的石榴、枇杷等展现在世人的眼前，使传统的紫砂壶变得更为精彩夺目，作为侄儿的我是何等的骄傲。

儿时并没有感到姑妈做出的紫砂壶能给我带来什么自豪和满足，只知道我有一个出手大方的姑妈，姑妈年轻时没有结过婚，将一生献给了紫砂壶，她没有孩子，将我们侄儿当作亲儿子一样疼爱。

曾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物资匮乏，平时少有零食解馋，就是有也是老三样，地瓜片、硬糖粒、咸萝卜干，更别说零用钱了，那时只盼望着姑妈来，姑妈来了就有吃的，就有零花钱了。有一次，姑妈来看我，偷偷地给了我两元钱，我内心充满着愉悦，万分开心。就想着给姑妈点什么，哎去抓几只虫子吧，因姑妈喜好虫子，她能对着虫子凝视半天，好像这些活的虫子，能给她带来好多快乐，这也算是帮姑妈做了些事情。我家不远处有座小山，我就上山捉天牛、知了等一些小虫，当虫子抓好了，回家时，却将姑妈给的零花钱丢了，内心很是恨自己，又不能和家人说，说出来肯定给大人骂，一脸苦相。我将放在瓶里的虫子给姑妈，姑妈摸着我的头，说我真好，可是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她好像知道我的心事，问是否将零花钱弄丢了，我傻傻地看着姑妈，问您怎么知道的，她说等你长大了，也会明白的，于是姑妈又给了我零花钱。

我父亲蒋淦春也是一位制壶高手，他自己不教我，让我跟大姑妈蒋蓉学做紫砂壶，自从做起紫砂壶，才真正地知道，这门手艺不简单，得将心思跟上去，不管春夏秋冬。白天与黑夜，懂得要制作一把好壶的不易，必须要有付出艰辛和耐心，有观察世间万物的洞察力。

制壶夏天是很困难的，在制壶时，酷热的天，风扇空调都不能用，因为风扇、空调会带走泥料中的水分，紫砂干得非常快，若喷水，喷多了壶会塌，喷少了容易裂，一干一湿，就得将泥性掌握好。冬天就更加的严酷，手冻得僵硬发抖，双手搓搓，依旧拿起茶壶接着做，制作一把花壶有许多不容易，一般一把壶一个星期左右，如烧制后出现意想不到的缺陷，无疑又是一把辛酸泪，一把好壶制作中的艰辛，更不是旁人能理解的。

当姑妈教会了我制壶后，同时也学会了绘画、泥塑，每当捧起自己亲手制作的紫砂壶，泡上一壶好茶，在轻松的氛围中茶汤里倒映出自己时，心里有一种成功的喜悦，享受一种独有的香气，每当一个人独饮的时候，就像一次旅行，不怕没有人认识你，也不需要热闹，更像是在修行，慢慢品，悠悠地赏，好壶好茶引着欣赏漫漫人生路上的美景。

姑妈教会了我制壶，更教会了我做人，姑妈说对待人和物要有耐心和热情，什么事都能做好。在这姑妈百年诞辰之际，说一声，想你了，姑妈。

日前，应邀参观了位于锦江乐园西侧的“倪东方倪伟仁艺术馆”，被诸多馆藏的精美绝伦的青田石雕作品所震撼。

说起现代青田石雕大师，倪东方是其中的一位丰碑式、泰斗级的艺术家。他德艺双馨，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作品被多家国家珍宝馆、国家博物馆所珍藏。其扛鼎力作《花好月圆》入选国家邮电部特种邮票出版发行。早在2006年就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授予“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

虎门无犬子，倪老的三子倪伟仁天资聪慧，心灵手巧，高中毕业后就随父学艺，夜以继日，苦练基本功。他善于摹古，勇于创新，古兽、龙凤、狮子，鬼斧神工，信手拈来；镂雕、浮雕、俏雕，样样在行，成竹在胸。他23岁时创作的《九龙壁》就被选为省国庆35周年献礼之作；26岁时研创的《俏色印雕》(合作)参展全国工美，因其珍而奇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跨入新世纪，他的技艺更上层楼，作品《野珍》被青田石雕博物馆永久收藏；《灵草》获第四届中国浙江工美精品博览会银奖，《龙凤呈祥》则勇夺金奖。作为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他也成为了省级青田石雕艺术非遗传承人。

伟仁先生认为，石雕艺术创

《西园雅集》◆ 蔡一宁

作水平的提升往往功在刀外。他边创作边品读研修国学，从中汲取艺术养分，提高自己的艺术品位。因此，他的石雕作品愈发格调古雅，炉火纯青，极具诗情画意和文人氣息。其代表作之一《西园雅集》就是例证。此作品石质为老挝田黄，整体呈三角形(长45厘米，高40厘米，厚23厘米)，体量硕大，重达60公斤，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大老挝田黄石之一。倪大师因材施艺，因形布局，运用了多种雕刻艺术手法，生动形象地还原了北宋文坛风云际会、文豪欢聚的盛况。作品中，云蒸霞蔚，古树

参天，屋舍井然，小桥流水，炉烟方袅，气象万千。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李公麟、米芾、蔡襄、圆通等汇聚于驸马爷王诜之私园——西园。他们置身于青山绿水间，或赋诗赏画，研墨挥毫，或把酒品茗，抚琴唱和，或论道问禅，清醴疏笋……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而一旁的书童侍女，则端茶斟酒，红袖添香，更有携琴访友者，骑马叩门……虽然老挝田黄尚无法与中国寿山田黄相媲美，但此作品的石质致密，手感颇沉，温润通透，细腻柔滑，色泽也比较丰富，属金包银。尤其可贵的是倪东方大师

专门为其传人的作品题刻了品名和150多字的长跋，是一件非常难得的收藏级石雕艺术珍品。据悉，2012年，明代大画家仇英的一幅《西园雅集图》在苏富比拍出了9.5亿美元的天价。

随着人们对老挝田黄认知度的提升，其价格也日益高企，于是蜂拥而至，滥采乱挖，致使石材资源迅速渐于枯竭。所在国已发出禁令。

良玉润珠精神流照，吉金乐石左右生辉。笔者思忖，此石雕精品佳作如清供于文房雅室，想必能增添几多书卷气，使古今文人在此神交意会，从而令现代文人骚客们思接千载，神游万仞，妙笔生花，出口成章，尽情享受自己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不凡成就和乐趣。



倪伟仁雕《西园雅集》及细节



天气热起来了，蚊虫渐多，近日半夜常被蚊虫叮咬惊醒，这里的蚊虫指的是蚊子。大虫，古代指老虎，想必天气热了，大虫也开始出没了。据说走夜路，带上一小老虎的粪便，野狗闻到也会逃得远远的。可见大虫就是大虫，气息威名远扬。小时候听外公说乡里有一户人家去山里捡了四只小老虎，带回家养着，刚开始小老虎挺好玩，虎头虎脑的，邻居也来逗玩。渐渐大了，小老虎一龇牙，令人胆战心惊，人都不敢近，那户人家不得不将他放归大自然。

那天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端坐在那生龙活虎，与友朋谈笑风

他是虎

◆ 罗启程

生，一个下午喝了几杯茶，听了些闻所未闻的事，时光过的很快。回来的时候，朋友问我怎样，我说他像一尊佛一样坐在中间。他便是吴子建。在篆刻这个行业里，有居于庙堂之上的大师。我辈生逢文化大发展之际，大师之多，如过江之鲫。即使大师如此之多的时下，不得不提吴子建。他是这个领域年轻人的偶像，他是猛龙过江，他是无冕之王。吴子建很健谈，就是不大谈

篆刻，谈的都是人物典故。听他道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即使是素昧平生，也是有温度的。

昨晚阑珊灯火处我取回了虎印，吴子建的肖形印，朋友托我办的。辗转周折，得来不易。灯光下再次看原石斑驳的印底时，用刀之生猛、犀利，望之凛然。看印还原一下刻印时的刹那，我想吴子建灵感来了并不写稿。所谓腕下有神，以刀代笔，不过数刀，全印神完气足，似虎也似龙。边款刻了两行字：类虎兮，子建己亥。谦虚低调。款字老辣，一如碑字，古趣盎然。再一看钮首又是一虎，一路上握着虎印，趁着夜色风一般的感觉回家。

一件珍贵的母校雕塑模型

◆ 原野

板报的爱好者。左侧高二(1)班，有两位学长令我们仰慕，一位带有艺术家风范的李祖侃，写得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尤其是他独特的实心艺术字，让我钦佩，我的美术字主要是受他的启发而学来的；还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董之一，喜欢画漫画，但画出来的人与他非常相似，都是身体胖胖的、脸是圆圆的。露台有时成了我们有着共同兴趣爱好者的闲谈、切磋交流板报内容的平台……

关于这幢大楼，还有件小故事。2004年2月25日，新学期伊

始，一封来自美国华盛顿的信，被送到了校长办公室，它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先生的亲笔贺信。原来2001年10月，鲍威尔在参加APEC会议的最后一天，由使馆人员陪同漫步到威海路412号时，被一座高墙深院内的欧洲城堡式建筑深深吸引了，征得同意后他走进了国立中学。在东大楼前长时间驻足欣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校长专门委托在美国工作的校友向鲍威尔赠送了这份名校建筑模型纪念品。鲍威尔收到礼物后亲笔回信：“陈校长，非常感谢您送给我的礼物。贵校的建筑模型很可爱，VCD纪念光盘资料很丰富，你们想得真周到。这些礼物，又使我回想起访问贵校的那次愉快经历。我衷心祝愿您和贵校全体师生节日快乐，取得更大的进步。”

这幢已列入“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大楼，被行家们称之为艺术品，映衬着该校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保护这栋老宅，配合南京西路商圈改造的“兴业太古汇”工程，在2010年，将其整体平移57米到威海路上，整个工程历

时半年，为国内平移面积最大的砖木结构建筑，被誉为“中华砖木老建筑第一移”。国立中学由祖籍福建的上海望族苏氏兄弟秉承父辈“教育救国”的遗愿和“为民而立”的办学宗旨，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创办的。自此，这方育人的沃土成为诸多名家大师的人生驿站，诸多先驱志士、文化名流、科技精英启航的港湾，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享誉海内外的英才。中国科学院叶培大、吴建屏和徐秉汉院士；著名作家周瘦鹃在这里发表处女作——《爱之花》；殷夫在这里开始他的诗歌创作和革命活动；戏剧家魏启明、香港实业家邵逸夫，原国家游泳队总教练陈运鹏，亚洲游泳王子沈坚强，奥运冠军乐靖宜等曾在国立求学。

国立中学名校建筑模型，是由著名雕塑家周荷生先生设计的。这件精致漂亮的建筑模型，被我一名阔别了母校将近50年的收藏爱好者觅到，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乐事，同时让我深深感悟：索取，刻意追求未必得到；缘分，执著坚持不期而遇！

(图片摄影:王路)

